

今 晚 准 演 打 魚 殺 家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專售電料 以式歐代彩上
及樣美裝燈海固
花鮮新燈廣岡工
罩明到鈴告步料

城內邑廟西第五家

泰豐南北貨號

官燕 銀耳 華洋 海味 茶食 糖果 罐頭 禮品

桂 花 猪 油 年 糕 市

樓山草堂聯話
逸塘

龍汝霖、李鴻章、張蔭桓甚，會恭校清高宗實錄，其夫人因瑣事絮話於側。憤懣而出書有吏來催稿，夫入即以所校未畢者與之，事逾一月，內廷忽傳旨將龍革職，并着該管地方官嚴加訓示，龍奉旨惶恐，不知所措，惟憂實錄上，高宗純皇帝，有一條辨作高宗絕皇帝，未曾校正，蓋其妻謬也。

大綱實簿備之廢，並不因其父載端之株連，因屬親西狩，西太后命其作途中日記，簿備遊行揮筆，排日記錄甚勤，及至西安，太后索閱之，則記中所有譏慈駕，護聖駕之謔

民國三年，河南南平縣知事汪彬，被士紳揭控，辭任觀審策案，獲懲數月寫作謹解，因之落職，與漢儒當謹議而獲，汪則應慶而讓，適成反比例，結果同一樣獲遣，當時豫省官僚，咸感呼汪為大漢阿哥云。

津人陳某，與項城袁氏有年誼，因袁繼系汴垣候補，鄉鄰運動，始得掛牌，署理商邱縣一事，將赴任途次，或以其化妝照片呈張鎮芳、陳觀察，即放狀消迴閣之，以賈川、張敬然、即取消偽妄，由陳較近今之君稼，亦可以凶衛青乎廣之奇偶不同也。

蓮痕

會稽洪女士，父嘗訓蔡粵中，早沒，家頗貧，女士幼孤苦，劬學自立，居鳳上，創女士自立學校，從游頗衆，女士志行高潔，文學甚優，少時，嘗行道中，一小車載豬傾於地，壓女士足，脛骨已斷，臥不能起，忽來一老嫗，爲按摩續其骨，送之還家，贈以金不受，但誌其里居而別，病愈往尋之，是地乃無此女，越四五十年，此嫗忽來，笑詞相誦者，女士偶忘前贈，漫言不相識，嫗曰：吾嘗拯爾於危，何堂不記憶耶，女士悟，方欲款其入室而拜謝之，忽不知何往，始知遇仙，乃以灑香祀之終身。

[illegible][illegible]

梅毒 注射德國獅牌六〇之
每瓶三元至七元
每打卅一針包愈

白濁 最新療法特效包愈
注射德國哥納琴每
元食病不計

診所 六馬路福里樓拜
電話中央六二五〇

門診下午一時至四時小洋一元
特診下午一時至四時小洋六元

癰疽 疔瘡 瘰癧 痔瘡 脫肛 痔瘡 脫肛 痔瘡 脫肛
打損傷接骨人體體弱步履艱難

梅毒 注射德國獅牌六〇之
每瓶三元至七元
每打卅一針包愈

白濁 最新療法特效包愈
注射德國哥納琴每
元食病不計

診所 六馬路福里樓拜
電話中央六二五〇

門診下午一時至四時小洋一元
特診下午一時至四時小洋六元

癰疽 疔瘡 瘰癧 痔瘡 脫肛 痔瘡 脫肛 痔瘡 脫肛
打損傷接骨人體體弱步履艱難

舊小說新話
榮霸

田桐秋、陳德寧，在今日皆旦角中之老太婆也，雖然，老太婆之技藝，固然非後生小所能及其萬一，老亦何傷，若傅蘭芳、花藍毫無可足，專憑顏色賣錢，當其為私坊子弟時，應徵顏色，是為「花好」，弱冠以後，現身舞臺，復以顏色動人，是為「月圓」今年適而立，技無進步，色乃日衰，從此以後，日進於「人壽」時代，恐老太婆中，不能如田陳之有立足地也。

鮑紫

鮑紫

現，花店多賒；
冤家，親臉，陰陽怪氣。（以測不定三翻蓋陸阿青）認真要命，
冤家，親臉，陰陽怪氣，欲擲故縱，四覆三翻蓋陸阿青，輕勾勒，說袖

現，花店多賒；
冤家，說脫離，陰陽怪氣。（以測不定三翻蓋陸阿音）認真要命，
冤家，說脫離，欲捨故鄉，四覆三翻蓋陸阿音，輕言勒，說袖

●第十三回 鴻飛冥冥大彪潛蹤

報告一切，并想出振振衣領頭之計，要劃一個在武漢三鎮起義策路，誰知到了上海，摸一個空，紙和衛侯公見了一個面，又受了一肚子悶氣，便想立刻奔南京，無奈生地人確，從來沒到個南邊，口音又費周折，一照刻籍，不能不托一個熟人，那兒有誰呢，除了衛侯公，沒有第二個，沒奈何，忍了氣再來託他侯公，那侯公，別的地方，一無可取，軌這陣特程序上，却很熟溜，并且和天彪交談過的，見天彪第一次降走潭源，倒也激發了他一點兒天良，所以謀謀懇懇的，把天彪攔攔到了南京，設法和叔倫在獄中見面，這都是前一年的事。

寓小東門內梧桐弄內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明醫士爲秦文淵君之高足且家學淵溫爲世流誠
聲鄉先生之胞姪今在小東門梧桐弄內懸壺應
求治者莫不之到病除有口皆碑抱病者速勿交臂

介紹人 李平書 夏應堂 談幹
金百川 余伯陶 脫受

寓小東門內梧桐弄內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明醫士爲秦文淵君之高足且家學淵溫爲世流誠
聲鄉先生之胞姪今在小東門梧桐弄內懸壺應
求治者莫不之到病除有口皆碑抱病者速勿交臂

介紹人 李平書 夏應堂 談幹
金百川 余伯陶 脫受

最初，在泰順報裏還做個排名的主任，幫着外國人搬運箱子，搬箱子上頭立正，一天門一開，那時他，他組織一個廣益公司，手裏頭還有幾家靠得住的大公司廣告，所以和報界很有聯絡，論起上海新聞界上的人才，黃老先生也當得「好」老的名稱，無奈他在中年間，不和新聞的一個本埠報張發生關係，在叢城裏開一個餐館的竹欄，蔽得不得光，連親春生的飯館都打聽，黃老先生，自然也名譽大損，甯得說那廣告公司混飯，若沒有那回亂子呢，早就升了上去，就算換不上報家四金剛的份。

最初，在泰順報裏還做個排名的主任，幫着外國人搬運箱子，搬箱子上頭立正，一天門一開，那時他，他組織一個廣益公司，手裏頭還有幾家靠得住的大公司廣告，所以和報界很有聯絡，論起上海新聞界上的人才，黃老先生也當得「好」老的名稱，無奈他在中年間，不和新聞的一個本埠報張發生關係，在叢城裏開一個餐館的竹欄，蔽得不得光，連親春生的飯館都打聽，黃老先生，自然也名譽大損，甯得說那廣告公司混飯，若沒有那回亂子呢，早就升了上去，就算換不上報家四金剛的份。

圖做聖欺外者。何不一擲其類、而演此等印板文章，使閱者目眩、心搖乎？作者之鼻、甘蔗渣兒、嚼之又嚼、不知其什麼滋味也、繼而思之、則覺無量衆生、朝夕奔馳於大輕氣之中、執非嚼一甘蔗渣兒、欣然而爲人之滋味、盡在是者矣！以言尋新鮮甘蔗而得其滋味者、庶幾焉！文武周公、仲尼孟軻數人而已、故建滔之人、即讀之也。

(李之)

圖做聖欺外者。何不一擲其類、而演此等印板文章，使閱者目眩、心搖乎？作者之何不便寫其鼻、而演此等印板文章，使閱者目眩、心搖乎？作者之何不便寫其鼻、而演此等印板文章，使閱者目眩、心搖乎？

文武周公、仲尼孟軻數人而已。故建淫治之人、即擅

